

江西考古錄卷九

金谿王 謨仁圃甫著

神異

賈萌廟

按豫章記云賈萌河東人漢更始二年爲郡太守謀王莽師敗死卽亡日顯靈於津立祠本謝承漢書云賈萌爲豫章太守王莽篡漢舉兵誅莽不克而死也水經注則云潁水逕豫章郡北爲津步有故守賈萌廟萌與安成侯張普爭地爲普所害卽日靈見津渚

江西考古錄卷九

神異

一

故民爲立廟焉又本王孚安成記說通志辨之云按班固漢書王莽傳云傳莽首詣更始懸宛市曹部監杜普陳定大尹沈意九江連率賈萌皆守郡不降爲漢兵所誅則萌死於更始建元以後萌實助莽謂討莽而死者事尤失實豫章始爲立廟後廢而不血食固其宜也然以予考豫章郡北津步廟祀乃賈雍非賈萌也錄異傳曰漢武帝時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胷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

有頭佳無頭爲佳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雍亦姓賈西漢時人在萌前爲豫章太守所謂亡日顯靈卽此其事後人以其同姓遂譌爲萌耳記曰能捍大患則祀之又曰以死勤事則祀之雍之功在豫章是以廟祀今雖已廢理宜舉復

石侯廟

豫章古今記曰石侯廟在建昌予初疑卽江東廟所祀秦人石固廟記云江東廟在貢江東之雷岡其神曰石固韓人生於秦代旣沒漢兵擊南越降神於峯頂告以克期已而有功遂廟祀之後檢初曰石固廟唐大中元年里民改卜今廟

江西考古錄卷九

神異

二

白帖云豫章女子戴氏久疾出見小石曰爾有神能瘥有疾者當事汝夜夢人告云我將祐汝疾漸瘥立祠名石侯祠後人取石投火咸曰此神石不宜犯之取者曰此石何神乃投井中曰神當出井中明晨視之出井取者疾死是乃淫祀今已久廢

宮亭廟

水經注曰廬山下有神廟號曰宮亭廟山廟甚神能分風孽流故曹毗詠云分風爲貳孽流爲兩盛宏之荆州記亦云宮亭湖廟神甚有靈驗塗旅經過無不

祈禱能使湖中分風而帆南北按宮亭廟神靈應甚多不止分風一事幽明錄曰南州人有遣吏獻犀簪於孫權者舟過宮亭廟而乞靈焉神忽下教曰須爾犀簪吏惶懼不敢應俄而犀簪已列前矣神復下教曰俟爾到石頭城還爾簪吏不得遂行自分失簪且得罪死比達石頭忽有大鯉魚長三尺躍入舟中剖之得簪神異記曰陳敏爲江夏太守自建業赴職聞宮亭廟驗過乞在任安穩當上銀杖一枚年限旣滿作杖擬以還廟鐵爲幹以銀塗之尋徵爲散騎常侍

往宮亭送杖於廟中訖卽進路日晚降神巫宣教曰陳敏許我銀杖今以塗杖見與便投杖水中當送以還之欺蔑之罪不可容部衆取杖看之見鐵幹乃置之湖中杖浮江水上其疾如飛遙到敏舫前敏舟遂覆述異記曰宋元嘉中南康平固人黃苗爲州吏受假違期行經宮亭湖入廟下願希免罰坐又欲還家若所願並遂當上猪酒苗至州皆得如志乃還資裝旣薄遂不過廟行至郡界與同侶並船泊宿中夜船忽從水自下其疾如風介夜四更苗至宮亭始醒悟

見船上有三人並烏衣持繩收縛苗投廟階下神年可四十披錦袍梁上懸一珠大如彈丸光輝照屋一人戶外白平固黃苗上願猪酒遯回家教錄今到命謫三年取三十人遣吏送苗窮山林中鎖腰繫樹日以生肉食之苗忽忽憂思但覺寒熱身瘡舉體生斑毛經一旬毛蔽身爪牙生性欲搏噬吏解鎖放之隨其行止三年凡得二十九人五年人數乃充吏送至廟神教發遣乃以鹽飯飲之體毛稍落鬚髮悉出爪牙墮經十五日還如人形若此靈異真屬不測然貪

饕恣睢不過淫昏之鬼而已非所語於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又按葛洪神仙傳云廬山廟即宮亭廟有神能於

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風舉帆行客相逢樂巴爲豫章太守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鬼詐爲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責以重禱乃下所在推問山川社稷求鬼踪跡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爲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卽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

書請解郡守往捕其鬼不出巴謂太守賢壻非人也
是老鬼詐爲廟神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
出巴日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奏案巴乃作符符成
長嘯空中忽有人將符去亦不見人形一坐皆驚符
至書生向婦涕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齋符來
至庭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聲卽
便爲一狸叩頭乞活巴勅殺之皆見空中刀下狸頭
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復化爲狸亦殺之在東漢時
此廟神已能作妖嘗爲欒巴所治則當三國晉宋間

屢著靈應不知又爲何物老魅所托今通志載宮亭
廟在星子縣神林浦東宋景德間勅著祀典非禮也
按宮亭湖廟不知起在何時據葛洪神仙傳則當後
漢中葉實有神靈而釋慧皎高僧傳云安清字世高
安息國王太子出家修道多有神通有一同學值施
主不稱每輒懟恨高與辭訣云命過當受惡形我得
道必相度靈帝末振錫江南達鄒亭湖廟神降以
告高曰昔吾以瞋恚故墮此神報此身滅後恐墮地
獄吾有絹千匹并雜寶物可以立法營塔使生善處

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
高向之梵語蟒悲淚如雨乃取廟物達豫章爲造東
寺後暮有少年跪高受咒高曰廟神得離惡形矣事
在漢末豈老鬼已爲樂巴所治少年復托爲此廟神
乎詭怪荒唐實不可曉周景式廬山記載此事亦以
爲世高友人詳見
土地而釋惠遠廬山記乃云南嶺臨宮
亭湖下有神廟卽以宮亭爲號其神安侯也支曇諦
廬山賦亦云世高垂化於邾亭原委不詳抑又傳訛
之甚矣

廬山君

江西考古錄卷九

神異

六

昔顧寧人先生山東考古錄著泰山府君事云有夫
人及子女若江西廬山君亦有之祖台之志怪曰曹
著爲建康小吏忽爲廬山府君所迎見府門前有大
甕可受五百石使風雲出其中入見夫人夫人爲設
酒饌有鬕髻刻奇飾異形非人所名盤中亦無俗肴
配以女婉著形意不安屢求請退婉潛然流涕賦詩
序別并贈織成單衫是亦有夫人與女也又有長男
異聞錄載梁沈警遇張女郎事有大女郎謂警曰妾

是女郎妹適廬山夫人長男是也又有主簿水經注
曰昔吳郡太守張公直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
祠婢指女戲如像人其妻夜夢致聘怖而遽發明引
中流而船不行合船驚懼曰愛一女而合門受禍也
公直不忍遂令妻下女於江其妻布席水上以其亡
兄女代之而船得進公直方知兄女怒妻曰吾何面
目於當世也復下已女於水中將渡遙見二女於岸
側傍有一吏立曰吾廬君主簿敬君之義送還二女
故于寶書之於感應焉

按謝靈運水仙賦云宮亭雙媛卽此故事

又有使

江西考古錄卷九

神異

七

者晉書郭璞傳曰璞在宣城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
卑脚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
衆咸異焉宣城太守殷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
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具物壯巨山潛之畜匪
兇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
被一劍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
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

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邨亭廬山君鼠

本傳因上文驢鼠併誤作

廬山今

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凡此靈異俱

訂正

與泰山府君事相彷彿今考廬山君本卽匡俗周景式曰廬山匡俗字子孝本東里子出周武王時生而神靈屢逃徵聘廬於此山世稱廬君豫章舊志則云廬俗字君孝本姓匡父東野王共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鄒陽曰越廬君二說不同其稱廬君則一又按張華博物志曹著傳其神自云姓徐受封廬山後吳猛經過山神迎猛猛語曰君王此山近六百年符命已盡不宜久居非據猛又贈詩云仰矚列仙館俯察王神宅曠載暢幽懷傾蓋付三益酈道元

云此乃神道之事亦有換轉理難詳矣而或遂以爲卽宮亭廟神益非也按水經注宮亭廟與廬君明分爲二又引廬君主簿入宮亭廟下實所未詳

青洪君

按錄異記云有商人區明者過彭澤湖有車馬出自稱青洪君要明過厚禮之間何所須有人教明但乞如願及問以此言答青洪君甚惜如願不得已許之乃其婢也旣而送出自爾商人或有所求如願並爲卽得後至正且如願起晚乃打如願如願走入糞中

商人以杖打糞掃喚如願竟不還也此如願故事今
北人正月十五日夜立於糞掃邊令人執杖打糞堆
云云以答假痛意者亦爲如願故事耳本宗懔荆楚
歲時記說也于寶搜神記則云廬陵歐明從賈客道
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爲禮積
數年忽見湖中有大道有數吏乘車馬候明云是青
洪君使要須臾達見有府舍吏曰青洪君感君前後
有禮故要君必有重遺君勿取獨求如願耳旣見乃
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二說詳畧

微有不同然皆作青洪君爲在彭澤湖獨歲華紀麗
引搜神記云昔有商人歐明乘船過青草湖忽遇風
晦冥而逢青草湖君邀歸止家堂宇甚麗謂歐明曰
惟君所須富貴金玉等物吾當與卿明未知所答傍
有一人私語明曰君但求如願不必餘物明依其人
語湖君默然須臾便許及出乃呼如願是一少婢也
湖君語明曰君領取至家如要物但就如願所須皆
得明至家數年便大富後至歲旦如願起晏明鞠之
如願以頭鑽糞帚中漸沒失所在明家漸貧故今人

歲且冀帝不出戶者恐如願在其中也又與前說互異豈所見搜神記本別有不同耶今考彭澤湖卽彭蠡若青草湖自屬洞庭如唐人小說載柳毅事既有洞庭君爲洞庭湖神則此青洪君當爲彭蠡湖神無疑

南海君

魏文帝列異傳曰袁本初時有神出河東號度索君人立廟兗州蘇氏母病往禱見二人著白布單衣高冠冠似魚頭謂度索君曰昔廬山其食白李未久已

江西考古錄卷九

神異

十

三千年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去後度索君曰此南海君也按應劭風俗通云黃帝嘗稱上古之時兄弟二人曰荼與鬱住度索山上桃樹下簡百鬼疑卽度索君南海君卽南海之神嘗會遇於廬山也廬山於四海屬南當以南海君爲主

魑君

王歆之南康記曰南康上隴左入有一坑坑裏有石人出水內名曰魑君甚有靈應百姓立祠於坑際按魑君名義無攷旋以其字從鬼創爲此說俚俗無稽

不足考證

馬當山神

通志云馬當山在彭澤縣東北四十里其山象馬橫枕大江烈風撼浪行舟險阻人爲立廟按此廟在唐時最爲靈異披言云王勃舟次馬當遇老叟曰子非王勃乎來日重九南昌都督命客作滕王閣序子有清才盍往賦之勃曰此去七百餘里今已九月八日矣夫復何言叟曰吾助清風一席勃謝登舟翌日昧爽抵南昌會府帥閻公宴僚屬於滕王閣因出紙筆

江西考古錄卷九

神異

十一

請客侔滕王閣序客莫敢當至勃漫然不辭頃刻成文帥大悅謝勃五百緡回棹謝叟曰當具菲禮以答神麻叟笑云但過長蘆焚陰錢十萬足償薄債矣勃如命博異記曰開元中琅琊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賫酒脯紙馬獻於大王兼存一兩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疋崑崙牽牽上大主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

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屨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屨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屨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昌齡嘆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嘗聞葛仙公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又白帖云昔有漁人泊舟馬當山下見一大鼃直上山頂四望頃之江中湧出一

綵舟有十餘人會飲妓樂甚盛獻酬久之上流有巨艦東下綵舟乃沒鼃亦下死於岸側意者水神使此鼃望候不知巨艦來故殛之然亦烏知其非山神所爲乎吳乾貞中封爲上水府寧江王見歐陽公五代史

廁神

異苑云陶侃如廁見人自云後帝著单衣平上幘謂侃曰三年莫說貴不可言按雜五行書廁神名後帝荆楚歲時記云卽紫姑將後帝之靈憑此姑而言乎

本陶侃故事例得附載於此

黃父鬼

葛洪神仙傳曰豫章郡中常患黃父鬼爲百姓害按神異經云東南方有人焉周行天下身長七尺腹圍如其長頭戴雞父魁頭朱衣縞帶以赤蛇遶額尾合於頭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爲飯以露爲漿名曰尺郭一各食邪道師云吞邪鬼一名赤黃父今世有黃父鬼是也但旣言吞鬼似不應爲百姓害當從別本作獨足鬼爲近

獨足鬼

按別本神仙傳黃父鬼一作獨足鬼是卽古所謂夔也國語木石之怪曰夔韋昭注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縑或作山猱人面猴身能言莊子山有夔司馬彪注夔狀如鼓而一足並此獨足鬼也歐陽元睽車志曰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禱鬼其怪異多依巖石樹木爲叢祠村村有鬼曰木究曰木下三郎一足者曰獨脚五通李時珍曰今獨脚鬼處處有之能隱形入人家淫亂致人成疾放火竊物大爲家害法術不能驅

醫藥不能治呼爲五通七郎諸神而祀之世俗之好淫祀也如此哉江西南爲尤甚蓋地氣使然自古至今莫能易也

刀勞鬼

搜神記曰臨川諸山縣間有族魅能射人其所著如蹄頭腫大毒有雌雄雄急雌緩名曰刀勞鬼按刀勞鬼之名不見他書如搜神記說當卽射工溪毒之類葛洪肘後方云江南射工毒蟲在山間水中人行或浴則此蟲含沙射人形影則病又云溪毒中人似射

江西考古錄卷九

神異

古

工而無物陽毒最急陰毒小緩皆殺人此言雄急雌緩正與之合又抱朴子云短狐一名蛾一名射工一名影射其實水蟲也狀如鳴蜩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橫物似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爲矢則因水而射人故酉陽雜俎又謂之抱榆此言刀勞亦猶曰弩曰槍云爾元中記云視其形蟲也見其氣鬼也洪範五行傳以爲南方淫惑之氣所生故謂之蛾詩云爲鬼爲蛾則不可得正以其陰氣同也

楓子鬼

臨川記曰麻姑山上人登之有物人形眼鼻口面無臂脚俗名之楓子鬼按述異記云南中有楓子鬼楓木之老者爲人形亦呼爲靈楓正指言麻姑山也又南方草木狀云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癭瘤一夕遇暴雷驟雨其樹贅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有通神之驗取之不以法則能化去麻姑山亦有之見太平寰宇記云道家取爲靈盤式極驗所謂楓天棗地是也

鬼歌

按劉敬叔異苑云臨川聶包死數年忽詣南豐相沈道襲作歌其歌笑甚有倫次每歌輒作花上盈盈正聞行當歸不聞死復生此所謂鬼歌也又杜氏通典云晉武帝太元中殷允爲豫章郡僑人庾僧虔家有鬼歌子夜

蜃精

世俗好言許真君治孽龍事多非實錄以予所聞則蜃精也李時珍云蜃亦蛟屬其狀似蛇而大有角如龍是亦可名孽龍西山十二真

君傳云許真君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慎
郎許君與語知是蛟蜃之精念江西累苦洪水若非
翦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潛於龍沙洲北化
爲黃牛真君以道眼遙觀謂弟子施大玉曰彼之精
怪化爲黃牛我今化爲黑牛手中挂膊可認汝見牛
奔鬪當以劍截後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頃果見黑牛
犇趨黃牛而來大玉以劍揮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
西井中許君所化黑牛趨後亦入井內其蜃精復從
此井奔走徑至潭州卻化爲人先是蜃精化爲美少

年聰明爽雋而又富於寶貨知潭州刺史賈玉有女
端麗欲求貴壻蜃精乃廣用財寶賂遺賈公親近遂
獲伉儷每至春夏間常求旅遊江湖歸則寶貨萬計
賈之親姻童僕莫不賴之而成富至是蜃精一身空
歸且云被盜所傷舉家嘆惋之際典客者報云有道
流姓許字敬之求見使君賈公遠見之真君謂賈公
曰聞君有貴壻畧請見之賈公乃命見慎郎怖畏託
疾潛藏真君厲聲言曰蛟蜃老魅焉敢遁形於是蜃
精復變本形宛轉堂下尋爲吏兵所殺真君又令將

其二子出以水噴之卽化爲小屋妻賈氏幾欲化身
父母懇真君遂以神符治療仍令守其宅下文餘已
傍亘無際矣真君謂賈玉曰汝家骨肉幾爲魚鼈也
今須速移不得暫停賈玉倉皇徙居俄頃之間官舍
崩沒此與樂巴治宮亭廟鬼事正相類見上宮亭廟其化
牛奔鬪則有同秦李冰事之真僞可不必辨但晉時
無潭州刺史名色當是湘州刺史及長沙太守耳唐
人作傳誤襲本朝官號所當訂正

彭蠡小龍

江西考古錄卷九

神異

十七

豫章書云新建吳城山相傳小龍卽吳許二君所誅
大蛇子疑卽上宋封順濟王有真宗御製戒蛇石刻

履精

熙寧中遣太常林希逸致祭有異蛇墜祝上翌旦行
禮蛇引首望禮畢出循几案俄頃入帳中及希逸還
蛇復尾舳艫送至彭蠡而沒按沈存中記云彭蠡小
龍顯異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寧中王師南
征有軍仗數十船泛江而南自離真州卽有一小蛇
登船船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仗耳
主典者以潔噐薦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風日掉數百

里未嘗有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蛇乃附一商人船
還南康世傳其風域止於洞庭未嘗逾洞庭而南也
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爲順濟王遣禮官林子希致詔
至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墜祝肩上升曰龍君
至矣甚重一臂不能勝徐下至几案間首如龜不類
蛇首也子希致詔意曰使臣至此齋三日然後致祭
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蛇受命徑入銀香奩中
蟠三日不動祭之日既訖酒蛇乃自奩中引首吸之
俄出循案行色如濕麝脂爛然有光穿一剪絲花過

其尾尚赤其前已變爲黃矣正如雌黃色交過一花
復變爲綠如嫩草之色少頃行上屋紙幡脚以前輕
若鴻毛倏忽不見明日還蛇在船後送之踰彭蠡而
迴此龍常遊舟楫間與常蛇無辨但蛇行必蜿蜒而
此乃直行江人常以此辨之豫章書載此事不詳本
末而世俗猶相傳爲孽龍子不聞所謂彭蠡小龍也

山都

按郭璞注爾雅狒狒云南康郡山中有此物大者長
丈許俗呼之曰山都

詳見物產

又山海經臬陽國注云南

康郡深山中有此物長丈許脚跟反向健走被髮好
笑雌者能作汁酒中人卽病土俗呼爲山都詳見今
郡邑攷爾雅獬豸言獸山海經臬陽言人郭注並以爲卽
山都則又神怪之屬矣述異記曰南康有神曰山都
形如人長二丈餘黑色赤目黃髮深山樹中作窠狀
如鳥卵高三尺餘內甚光彩體質輕虛以鳥毛爲褥
二枚相連上雌下雄能隱形變化罕睹其狀若木客
山操之類也南康記曰山都形如崑崙通身生毛見
人輒閉門開口而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蟬食之李

時珍云按南康記所說與北山經之山獬神異經之
山操元中記之山精永嘉記之山鬼海錄雜事之山
丈文字指歸之旱魃搜神記之治烏俱相類乃山怪
也亦出廬陵異物志曰廬陵大山之間有山都似人
裸身見人便走自有男女可長四五尺能叢相喚常
在幽昧之中似魑魅鬼物幽明錄亦云東昌縣山巖
間有物如人長四五尺裸身被髮髮長五六寸能作
呼嘯聲不見其形每從澗中發石取蝦蟇就火炙食
東昌縣故廬陵屬與南康郡接界故得通有此物但

言長四五尺則既與任鄧二記所說山都形體互異而任鄧二記說山都又與爾雅狒狒食人及山海經臬陽人左手操管之說不合郭氏乃合爲一物疑莫能詳也今備錄之以廣異聞南康記又云贛縣西北有古塘名余公塘上有大梓樹可二十圍老樹空中有山都窠宋元嘉元年縣治民有道訓道靈兄弟二人伐倒此樹取窠還家山都見形罵二人曰我居山野何預汝事山木可用豈可勝數樹有我窠故伐倒之今當焚汝宇以報汝之無道至二更中內外屋上一齊起火合宅蕩盡此則可與述異記作窠說相證明其爲神怪無疑

木客

木客亦出南康鄧德明記云頭面語聲亦不全異人但手脚爪如鉤利所居必高巖絕嶺能斫榜著索樹上聚之有人欲就其買榜先置物樹下若合其意便將榜與人不取亦不橫犯也但終不與人面對交易死皆加殯殮曾有人往看其墓以酒及魚生肉遺賓白作飲食終不令人見其形也墓棺法每在高岸樹

杪或藏石桌之中南康三營伐船兵說往親覩墓所
舞唱之節雖異於人聽如風林泛響聲類歌吹之和
義熙中徐道覆南出遣人伐榜以裝舟艦木客乃獻
其榜而不得見又十道四蕃志云興國本南康郡上
平固縣
洛山有木客形似人語亦似人遙見分明近則藏匿
自言秦時造阿房宮採木者食木實得不死能斫杉
枋與人交市易人刀斧交關者前置物枋下卻走避
之木客尋來取木下枋與人隨物多少甚信且不欺
有死者亦哭泣殯葬嘗有山人行過其墓日出酒食

啖人太平寰宇記云上洛山中多木客乃魅類言貌
似人能斫杉枋與人交易嘗就民間飲酒爲詩云酒
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卻
德明記又謂雩都君山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
上有鼓吹之聲山都木客爲舞唱之節大抵皆屬南
康獨初學記以山都木客爲吉州事對異物志云廬
陵有木客鳥
云是木客所化蓋各述所見而搜神後記乃云鄱陽山中亦
有木客時就民間取酒記本陶淵明撰諸家不見采
錄豈以所言爲不得實耶今已別無考證矣

夜飛遊女

水經注云新陽縣故豫章屬地多女鳥元中記曰新陽男子於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於兒衣中則令兒病故亦謂之夜飛遊女矣荆楚歲時記云正月夜多鬼鳥按元中記此鳥名姑獲一名天地女一名隱飛鳥一名夜行遊女好取人女子養之有小兒之家卽以血點其衣爲誌故世人名爲鬼鳥荆州彌多斯言信矣今攷水經注歲時記二書本南北朝人同時所出並引郭氏元中記爲證而說有詳畧故並錄之明豫章地接荆州舊有此怪鳥也